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一本無君字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予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

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以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讎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一作無他慮也

魏曾錢本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一無已上下六字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一本無儀字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一本無儀字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馬）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睪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蓋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膏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割榮後語害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闓（史記闓作慨）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說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大師（曾作

（已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興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字）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臣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馬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馬字）而死五伯之臂（錢臂下有馬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馬字）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溧水（史記作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漆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累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

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主此此天以寡人愚（愚後語作授）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有馳字）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李善引有關字）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以）欲少出師（曾錢一作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廣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越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一韓字不聽為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無內字有田單單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

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允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走字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鈺劉一作無疾字）百人誠輿瓢瓢必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

王出權何得毋分見我（劉本無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錢劉本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戴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士太相與鬬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一無以字）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錢劉一本下有邵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丘（一本下有丘字劉本無邢丘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劉改不一作無幾何）不得不一幾何故不如困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下有汝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即為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有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回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為字）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

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無虜字）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平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儒（曾士恐作孺劉作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焉（劉無焉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

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作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戚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而字憐其

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聖字）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與字）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今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王蔡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啟曾作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刱鈇（一作仞曾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梏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悖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五

戰國策卷第五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二無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

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日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為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即魏子公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去魏秦之縣也巳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劫脅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蒭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困薛故言請為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蒭必以魏殁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巳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功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一作和字有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去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益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韓氏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無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瑤先破城中）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貪暴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國亡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

洛絕秦使不助楚魏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王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取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弟德周與秦也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楚一本下有絕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也景鯉還楚也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王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拓 續銚姚調二音吉田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國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嫪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肩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取）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駕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關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也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秦也朝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亡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亡翔作使翔猶解於解一本不與秦交戰故曰解職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投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投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省而肥仁義之誠誠字一本作誠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下有林字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負恃也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下有林字也三有字少言人初始無

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能終持之若孤濡其尾故雖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謂字林無說利於字林也前而禍隨其後也吳見伐齊之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大差自見服越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設字劉本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沒劉本作貪一林字林也但曰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舍之比師伐齊曰干隧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也為越人所殺殺字一本也流尾飄飄尾字本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如字曾本一作妬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讐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躍躍林無一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過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也

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抗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導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衆多也強盛也一舉衆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誅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誅反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楪劉本楪字作施字曾作楪字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喻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陽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如此而魏亦關內於魏也

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之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為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闌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魏代字本呂氏齊侯謚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簒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陳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伐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撮委南聽罪（聽罪於楚子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舍於是

夫積薄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厚聚少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紂當為臑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六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敬不有所忿怨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德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世一林解服服慊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尅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

故率韓圍晉陽以代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劉作為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吳王夫差代越勝之句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代齊勝長沙平句踐起兵代其國遂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梁君代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代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代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也杆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懾布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之下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後則王伯之道立也故王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患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

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兵也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辯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矣有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耻襲桀紂之闕敢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為秦相者不為羊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王在周東東周洛陽成周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昕續昕管子七臣七主篇去事無常而法令申不昕則國午勢注昕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有法令於事不合也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背也負秦之日太子為冀矣大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代魏梁魏都也故將代魏王曰為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

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疆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止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往東周故也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質於趙時韋賈邯鄲而見也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餘饒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郚城郚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傒子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冀土今子聽吾計事來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早也朝榮夕落直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患憂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弃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四望而願

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已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為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貌高其知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為已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止曾作請間曰閒須臾也陛下嘗軺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軺車止任也不欲言其質故任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縣官祿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僖王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

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字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日去劉作去日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託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矣以遽言叱也矣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作二萬衆還歸於郿陽解曾作於郿陽衆賜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自起死於杜郵但夫知卿死何處慨所作之因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為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

城今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今秦有其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卻

卻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有則字事可成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王本趙下能用司馬空雕所為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

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令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主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押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繅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繅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繅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捩捆捆曾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誠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不能及衛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嗞劉一無嗞乎司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容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姚賈識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上乃資車百乘

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作帶）以其劒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户以為上卿諱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見時在秦故知之也續古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日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殊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為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因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在逐也）棘津之讐不庸（約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夫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為市賣僧求人字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負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

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亡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下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愧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澗水日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用故可以存杜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明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一賞功不賞者名者也也二字

戰國策卷第七